

全球经济复苏创造了全球机遇

作者：Maurice Obstfeld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在欧元区、日本、中国和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有利走势的驱动下，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 预测今年的全球增长率将上升到 3.6%，明年将升至 3.7%。（摄影：Liulolo/ iStock by Getty Images）

全球经济继续复苏，速度加快。目前的情况与去年初显著不同，当时世界经济增长徘徊不前，金融市场动荡不定。我们现在看到，欧洲、中国、日本和美国以及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周期性经济回升正在加快。

因此，最新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 将今年的全球增长预测上调到 3.6%，明年上调到 3.7%——相比之前的预测均高出 0.1 个百分点，并且显著高于 2016 年 3.2% 的全球增长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2017 年增长预测的上调主要是因为发达经济体前景改善，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对 2018 年增长预测的上调起了相对较大的作用。特别是，我们预计撒哈拉以南非洲在过去两年经历了人均收入增长总体停滞之后，2018 年情况将总体好转。

另外，当前的全球增长加速因其基础广泛而值得注意——相比本十年期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当前复苏的基础更为广泛。这种广度提供了有利的全球环境，使各国有机会实施大刀阔斧的政策，支持经济增长，并提高未来的经济韧性。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一机遇：复苏在一些重要方面尚未完成，当前周期性经济回升提供的行动机遇不会一直存在。

全球复苏尚未完成

为什么说经济复苏尚未完成？在三个重要方面，复苏是不完全的。

首先，从**各国内部**的情况看，复苏尚未完成。在发达经济体，虽然产出已接近潜在水平，但名义和实际**工资增长**依然缓慢。过去多年里，中位实际收入的增长大大慢于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甚至出现停滞。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和贸易）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在结构性转型过程中，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由此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引起了政治失望情绪和对全球化好处的怀疑，使经济复苏面临风险。

其次，从**各国之间**的情况看，复苏尚未完成。尽管多数国家的经济目前都在回升，但新兴市场 and 低收入大宗商品出口国（特别是能源出口国）继续面临挑战，一些处于社会骚乱和政治动荡中的国家（主要是在中东、北部非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也面临挑战。许多小型国家处境困难。在所有国家中，约有四分之一 2016 年出现了人均收入负增长，并且，尽管目前经济处于回升态势，近五分之一的国家 2017 年情况预计仍将如此。

最后，从**不同时期**的情况看，复苏尚未完成。虽然经济正经历周期性回升，但长期趋势相当疲弱，即使考虑到人口增长更为缓慢带来的计算影响。对于发达经济体，目前预计 2017-2022 年的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仅为 1.4%，而 1996-2005 年为 2.2%。此外，我们预计 43 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后五年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甚至会慢于发达经济体。这些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扩大而不是在缩小，与中国和印度等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快速增长而使国家间不平等程度下降的有利趋势背道而驰。

行动机会

经济复苏的这种差距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现在就应行动，趁着时机有利。为了获得成功，需要完成并完善全球危机以来实施的重要金融稳定改革，确保不削弱这些改革，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三管齐下的方法。

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因不同国家而异，但所有国家都应采取措施提高经济韧性和潜在产出。我们的[研究](#)显示，当经济走势强劲时，结构性改革更易实施。

已基本恢复充分就业的一些国家，现在应考虑逐步实施财政整顿，以缩减不断扩大的公共债务，并积累缓冲以应对下一次衰退。在一些具备财政空间的国家，增加基础设施和教育支出是必要的，并能带来额外的好处——在全球需求因其他国家的财政整顿措施而被削弱时，促进全球需求。这种多边财政政策组合还有助于减轻过度全球失衡。

为了实现持久的、造福于所有人的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投资于各年龄段的人，但特别是年轻人。改善教育、培训和再培训既能促进劳动力市场对长期经济转型的调整（从所有渠道，不仅是贸易），还能提高生产率。短期内，迫切需关注许多国家存在的年轻人失业率过高问题。人力资本投资还有助于提高劳动力收入份额，从而缓解近几十年劳动力收入份额不断下降的普遍趋势，但政府还应考虑纠正那些可能过度削弱了工人谈判权力的某些扭曲现象。

总之，结构性和财政政策合起来应能促进形成有利于可持续、更具包容性的实际工资增长的经济条件。

第三方面的政策，即货币政策，仍应发挥作用。发达经济体早先面临的通缩风险已经显著消退，但通胀水平依然很低，尽管失业率已经下降。中央银行应明确沟通信息，并在适当时平稳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这仍非常重要。这方面的成功将有助于防范市场动荡和金融条件的突然收紧，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将扰乱经济复苏，并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溢出效应。这些经济体则面临不同的货币政策挑战，但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继续利用汇率灵活性缓冲外部冲击，同时适当顾及对价格稳定的影响。

必须采取多边行动来解决众多全球问题。互利合作的重点包括，加强全球贸易体系，进一步改善金融监管，增强全球金融安全网，减少国际避税，以及对抗饥荒和传染病。另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其造成更多不可逆的损害，并帮助贫穷国家（本身并未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做出调整。

如果当前经济回升的强度意味着现在是实施国内改革的理想时机，那么其广度意味着开展多边合作恰逢其时。政策制定者应抓住这一机遇，采取行动。

最新预测

全球经济继续复苏，步伐加快。

(百分比变化)

	预测		
	2016	2017	2018
世界产出	3.2	3.6	3.7
发达经济体	1.7	2.2	2.0
美国	1.5	2.2	2.3
欧元区	1.8	2.1	1.9
德国	1.9	2.0	1.8
法国	1.2	1.6	1.8
意大利	0.9	1.5	1.1
西班牙	3.2	3.1	2.5
日本	1.0	1.5	0.7
英国	1.8	1.7	1.5
加拿大	1.5	3.0	2.1
其他发达经济体	2.2	2.6	2.5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4.3	4.6	4.9
独联体	0.4	2.1	2.1
俄罗斯	-0.2	1.8	1.6
除俄罗斯外	1.9	2.9	3.3
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6.4	6.5	6.5
中国	6.7	6.8	6.5
印度	7.1	6.7	7.4
东盟五国	4.9	5.2	5.2
欧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	3.1	4.5	3.5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0.9	1.2	1.9
巴西	-3.6	0.7	1.5
墨西哥	2.3	2.1	1.9
中东、北非、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5.0	2.6	3.5
沙特阿拉伯	1.7	0.1	1.1
撒哈拉以南非洲	1.4	2.6	3.4
尼日利亚	-1.6	0.8	1.9
南非	0.3	0.7	1.1
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3.6	4.6	5.2

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17年10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各章：

博客：[失业与工资之间的脱节](#)

博客：[持续升温造成的负担不均](#)

博客：[与邻有益？财政措施的跨境效应](#)



Maurice Obstfel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兼研究部主任。此前，他曾就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是伯克利分校 1958 届经济学教授，曾担任该校经济系主任（1998-2001 年）。1991 年在伯克利分校担任教授之前，他曾正式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79-1986 年）和宾夕法尼亚大学（1986-1989 年），并在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89-1990 年）。他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73 年获学士学位）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5 年获硕士学位），并于 1979 年在麻省理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